

愚公精神的当代传奇(二)

郑晋鸣

下庄之气：一派坚韧不屈、无所畏惧的气概

传说中的愚公率子孙移山，至死不悔；下庄人为修路而战，生生不息。世界上从未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历经五千年，无论浸泡在怎样的苦难当中，始终不怨天尤人。这，就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不惧无畏的气概。

1997年12月，鱼儿溪畔的龙水井处，白雪皑皑，阴冷的风在山间呼啸。“路我们自己修，就算蚂蚁啃骨头，也要在悬崖边上啃出一条路来！”随着毛相林的一声令下，下庄人炸响了第一个开山炮。

在绝壁上开出一条天路，远比想象得更加艰难。没有工具，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土专家”放红绳，在半山腰荡着“秋千”勘测地形；村民腰系长绳，悬在空中钻炮眼，炸出个“立足之地”；用大锤、钢钎、簸箕等简单的农具开凿希望；白天劳作，晚上便宿在山洞里，以天地为席，与蛇鼠为伴……

某天夜里，一声尖叫划破宁静，原来一条毒蛇钻进了被子，两名修路的妇女被惊醒，她们下意识抓起蛇往外扔。幽暗的月光下，蛇坠下峡谷，可她们再也睡不着了，互相依偎坐到天明，无声的泪珠一颗颗滴过脸庞。

路，在悬崖上艰难地推进。即使尽可能做好了防护措施，意外还是发生了。

1999年的一天，黄会元像往常一样，用凿岩机开凿石头。或许是岩石太坚硬，刚钻了半米，机器就罢工了。他正准备过去看看情况，一块巨石从头上砸下来，来不及呼喊便被推进了万丈深渊。那一年，黄会元刚满36岁。

正在山上修路的袁孝恩等人，目睹了黄会元坠崖的全过程。他们怔了半晌后，齐刷刷地脱掉上衣，手持平常点炮用的香，朝着黄会元坠落的方向，一齐跪下，既是祈祷黄会元一路走好，也是祈求上苍保佑下庄人能够平安地修通公路。香烟袅袅，乌鸦哀啼，六个宛若雕塑的汉子，跪在崖边一动不动，坚毅的脸上满是悲恸。

黄会元出事的那天，恰逢巫山县领导进村看望修路的村民。刚走到村口，就听说出事了。他们赶到事发现场，站在悬崖边，手拉着手向下望，只见下面深谷乱石中有一点黄色，那是黄会元的安全帽。

意外并不是第一次发生。50多天前，26岁的沈庆富也在施工过程中不幸遇难。袁孝恩看到县里来干部，生怕不同意他们继续修

路。“这条路才修了不到一半，这是死的第二个兄弟了，我们对不起他们，但是下庄村要想摆脱贫穷，这条路必须修啊。”说着，袁孝恩扑通一声跪在了时任县委书记王定顺眼前。王定顺一把将袁孝恩拉起来：“你们为子孙后代修路造福，下跪的应该是我们啊！”

路，还要不要继续修？如果继续，还会有人牺牲？接连两次的意外，让曾无比坚定要带大家修路脱贫致富的毛相林，第一次有了动摇。

“大家今天表个态，这路修还是不修？”在黄会元的灵堂前，毛相林内疚地问。

“修！”人群里第一个回答的，正是黄会元72岁的老父亲黄益坤。“儿子死了，我很心痛，但他死得光荣，他去了，还有孙子，只要下定决心，子子孙孙一条心，总有一天会摆脱贫困！”老人的话掷地有声，撼动着每一个下庄人的心。

“修！”“必须修！”“我也支持修！”……黄会元的灵堂前响起了一阵阵斩钉截铁的回答。

这样血淋淋的牺牲并没有在沈庆富、黄会元这里终止，陆续又有4人倒在修路的过程中。而灵堂前那一声声此起彼伏的“修”，早已成约定。

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不仅在于拥有有形的物质力量，更在于是否拥有无形的精神力量。经济的发达，可以为一个国家贴上强大的标签；而唯有精神的力量，可以让一个国家扛得起伟大的字眼。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下庄人修路，无异于上青天。尽管死伤众多，他们仍不放弃。为何？正是一种坚韧无畏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路，能不能修得好？没有人知道，这一搏是不是最后一搏？没有人能回答。可毛相林说，下庄人认死理，一条道走到黑，就能成功。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

这就是下庄人的气概，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历尽艰难险阻，忍受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明知力不能支而殊死搏击，直到最后一息。

下庄之魂：一种家国至上、故土难离的情怀

8公里108人6条命，这不是一串简单的数字罗列，而是用7年时间积累起来的一份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的情感积淀，一份生计更

新、未来重置的命运嬗变，一份几代人接棒守护、传承不息的家国情怀！

那么苦，难道没想过彻底搬走？“搬走岂不是要挤占别人的地？如今下庄500口人500张嘴就是500个生计难题。”毛相林摇摇头，“我们不能给别人添麻烦，更不能给国家增负担。”

“你看这地这么肥，粮食长得这么好。如果搬走，这片土地就荒了。”毛相林一边说着，一边用锄头在自家地里挖出了5只圆溜溜的洋芋。这些年，下庄村不乏因为打工、升学等原因搬进城镇居住的村民，距离田地远了，便将它常年摆荒、闲置。看着大片的良田被七高八低的荒草覆盖，毛相林很是心疼，“祖祖辈辈的汗水、心血都留在了这里。若荒废，地虽在，但却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大山深处是下庄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因此，搬家还是移山，下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像愚公般移山，硬生生在山中凿出一条路。

2004年，整整7年时间，在毛相林的带领下，下庄村的“愚公”们终于在绝壁上“抠”出了一条8公里长、2米宽的机耕道。下庄通路了，几代人的梦想终成现实。

激动之余，毛相林开始为下庄的发展操心。“老支书临终前，心里挂念的就是下庄的未来。”毛相林说，“如今路通了，但我手中那根脱贫致富的‘接力棒’依旧滚烫。”戴着贫困村帽子的下庄村让身为党员干部的毛相林难受又自责：“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必须想办法摘帽，跟上脱贫步伐，才不辜负党和政府的关心，不辜负老支书的嘱托！”

下庄村是整个乡里唯一一个低山村，相比其他村气候条件更好。传统的苞谷、红薯、洋芋“三大坨”不施肥不打药，不仅长得好吃起来也香。从前没有路，吃不掉的红薯就只能喂猪。如今有了路，下庄人再也不用面对粮食、水果吃不掉也卖不掉的窘境。

“看到别人日子越过越红火哪有不眼热的。”打听到曲尺乡柑橘种得好、双龙镇钱家坝的西瓜供不应求，毛相林心动不已，和村干部一起乔装打扮成跑买卖的客商，见缝插针“刺探情报”、偷师学艺、打听销路。“一次不行跑两次，脚板磨起了泡，就套双袜子再出门。”看着村里逐渐挂果的片片田地，毛相林又浑身充满了干劲。

近几年，在政府的支持下，毛相林带领村民“抱团儿”建立合作社，不再满足一家一户零散种植，开始把果蔬种植产业化。“运输和销售都不用操心，直接有专门的货车来拉，我们只管把地种好，剩下就等着数钱儿。”下庄人的勤劳有了用武之地，生活就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5年，下庄村率先在全县完成整村脱贫。现今，下庄村共种植柑橘650亩，辅以几百亩的西瓜、小麦、脆李、南瓜。村里还配套开设了厂房，加工麻油和麦子面条，使下庄村形成以瓜果为主，多种产业共同发展的农业产业格局。现在的下庄人均年收入在1.2万元左右，是修路前人均300元收入的40倍。

毛相林知道，下庄要谋发展，还需要后代年轻人接棒守护。但教育资源的匮乏，让下庄留不住那些为孩子接受更好教育而搬到县城的村民。

下庄村唯一的小学最初是由保管室改造的，条件简陋，房顶雨天漏雨，滴湿了桌面，无法学习不说，还严重威胁着学生的生命安全。毛相林急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啊！”便号召全村人一起将学校重新翻修加固，多方助力下终于修成了如今崭新的砖房校舍。

“他对下一代的教育特别用心。”如今竹贤乡小学下庄教学点唯一的教师张泽燕这样评价毛相林，“每学期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来监考，还要给学生讲政治课，作为一名村干部，太特别了，没见过他这样的。”

2004年通路以后，全村有36人外出上小学、132人外出上中学、29人考上了大学。看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大山，到城里，到大城市，彻彻底底通过上学改变命运，高兴之余，毛相林对下庄村的教育也有着新期待，“希望随着下庄的发展，更多的年轻人能看到希望，愿意回来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慢慢来吧，问题会逐步解决，一切都还需要时间。”

心之所愿，无所不至。一代代下庄人执着地守护着他们的精神家园，倾尽所有让故土一点点变得更好，他们身上映现出的，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故土难离、家国至上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根脉。



高唐

夜雨



《万山红遍》

卢先庆摄



竹里杂诗

李能敦

其一

竹下开泥塘，闲种藕几茎。
晚来无所事，便是爱莲人。

其二

谷雨日暖乍午凉，枇杷又接樱桃黄。
雀鸟争食频呼引，还将余粒馈岩尝。

其三

久懒世间事，惟甘园田役。
看山复看水，拄锄忘锄地。

其四

橘花漫梦香，江船夜行忙。
冷冷窗影动，似眠江水上。

其五

日从文峰起，终傍夔门落。
日访我竹里，恰如故人过。

其六

南山影沉沉，江流其滢滢。
相看皆无厌，还有水中天。

其七

独坐听禽音，层层高且低。
若辩天下事，纷然无结局。
枇杷酸齿颊，桑葚丹唇髭。
忽焉忘所旧，我亦作鸟语。

其八

三月李杏满枝头，桔柚花谢枣花稠。
篱间瓜果萌细蕾，垣头蔷薇绽风流。
蛱蝶殷勤弄花影，蜻蜓翩跹醉方休。
满园草木无修短，芳菲迢递缀春秋。

其九

东坡植桃李，西苑种桑麻。
随身携剪刀，终日不得暇。
泥汗湿衣袂，自在求疲乏。
逆旅不再寝，守此将华发。



小河

美哉，巫山

郭梦涵

一江碧绿的水，两岸红艳的山，三峡缭绕的雾，大概就是说的初冬时节的巫山，美哉美哉！

今天，爸爸妈妈带我去文峰观欣赏红叶。走在山顶的步行道上，两边树木高大挺拔，有的树叶落了，光秃秃的枝丫更显大树的高挺，有的树叶依然深绿，葱葱郁郁，毫无冬天的肃杀萧条。镇水塔一带，红叶遍地都是，一丛丛一簇簇，相拥在一起，像一家人亲亲热热围在火炉旁聊天。那些叶子红得耀眼，似一团团燃烧的火焰，轰轰烈烈，热情奔放。阳光撒在上面，闪烁红光，更加鲜艳夺目，简直亮瞎了眼睛。

爸爸说：“红叶就像人生，在该红艳的时节就尽情绽放，毫不保留毫不拘束！”

“是的，就像我们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奋力奔跑一样！”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周运动会上的情景，脱口而出，爸爸欣慰地点点头。

走过夹道欢迎游客的红叶大道，我们爬上了镇水塔顶，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对面的山绵延起伏，山顶云雾牵手漫步，红叶点缀着半山腰以下的的风景。县城的房子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脚下的江水清澈碧绿，如一条巨大的绿色丝带，滔滔不绝地向东流去。江面上，几艘游轮慢悠悠地驶过。彩虹大桥横跨在长江上面，宏伟壮观，尽显劳动人民的智慧。

走在回家的路上，扑面而来的彩色山，甜润的空气，金灿灿的橘子！我不由得感叹，美哉，巫山！

(作者系南峰小学学生 指导教师 张圣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在做这样一个有关故乡的梦。

保存尚还完好的老城墙环绕内，长长的青石板街、连片的徽式瓦房、新新旧旧不高的楼房错落有致的点缀其间，临街人来人往的店铺、肩挑背扛沿街叫卖的小贩、大声的吆喝、低声的询问、将这一座边区的小城烘托的热闹闹闹、有滋有味。我的故乡就是长江边上这座叫做巫山的小城，城南之山以黄帝时巫咸葬此得名，城又以山得名，城垣不大，历史很长。其地理位置扼三峡之咽喉，据巴山之要冲，穿过几千年风雨飘摇的历史，经历无数文人骚客的赞美，一直这么秀美而质朴地伫立在长江边，朝云暮雨，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老城临街的铺面既无墙也无窗，清一色木制门板，营业时卸下门板，大开间的店铺通透亮堂；打烊后装上门板，隔断喧嚣，自成一方世界。东门大街上的裁缝铺总是熙熙攘攘，火神庙的汪家馆，当街的炉灶烈火熊熊，锅碗瓢勺叮叮当当；那些连片的徽式民居，尽有三进四进的院落，由城市的平民混居着，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着各自酸甜苦辣的生活。青石铺就的街上很少有车辆，来来往往基本靠脚，好在小城不大，如果晚饭后无事，进可以在城里往复三二转。这些是我记忆中的故乡吗？确乎是的，但又远远不止。还有文峰脚陆游洞里的题壁、孔圣泉边郦道元的遗迹、高塘观里宋玉的残碑、龙门峡上巴人的悬棺、龙骨坡下巫山猿人的化石……

我在故乡度过的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其实和城市并没有太多的交集，我的父亲在县城的中学任教。学校削平坡顶修建了大小两个操场，环操场错落有致建起校舍，环绕校舍是一圈马路，开运动会时兼做跑道，再往下就是零星分布的教师宿舍以及大片的农田，在接近坡底的位置

乡 愁

徐清文

是学校的围墙，因为南坡比较舒缓，一直延伸往大宁河。坡上种植、生长了不少的植物，林木葱茏，环境优美，学校的大门一关，围墙内倒确实是一方净土。夏日夜空不时有流星划过，大家便争相指看，流星过后，大一点的孩子偶尔也会遥遥深邃的银河，陷入凝思；间或长江上夜航的轮船在巫峡口鸣响汽笛，那浑厚的声音在茫茫夜色中悠然的荡响在峡谷间，更会触动人心底的遐想。而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地方，更多的和周边圣泉、红光公社的农村交集，学校的孩子也好像有一个专用的称呼：巫中娃娃。

进城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生病、看电影、做衣服。印象最深的事情也有以下几件：某一年我和弟弟同时生病去医院看完医生后，我妈带着我们哥俩去红旗旅馆那个馆子吃了碗面，并点了个糖醋包儿菜，是谓下馆子。而城里真正吸引孩子们的大概还是广场的向儿(日)葵、凉面，东门口的羊肚子，十字街的瓢儿粑、炸饺子，幼儿园巷口的臭凉粉(一种只在夏天才有的，用一种叫“臭黄荆”植物叶子捣茸加草木灰制成的如凉粉状当令小食，佐以大蒜汁、青花椒汁、辣椒汁，其味独特，举世无双。)这一类小吃。当然也有百货公司的玩具，那绝对是高大上的奢侈品，只有少数高富帅、白富美的官宦子弟可以享用，我们这样的巫中娃娃是玩不起来的。

而我所有的快乐似乎更多的是和城市周边广袤的农村联系在一起，有很多时候和我的邻居童年玩伴沈洪在周末的早晨从巫中出发到广场经东门口，或者由塔坪过孔圣泉到宁河义渡过河

乡 愁

徐清文

去江东看他外公、外婆，我们先在高龙嘴看那些从乡下进城来的马帮，脚夫们将这里作为物资周转场所，因此大量的骡马聚集在此，骡马俗成为“力疙瘩”，看它们吃草、嘶鸣、打架……这些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还是相当新奇的。中饭后他们会赶着他表弟老郑家的一群山羊去巫峡口的青草坡放牧，同时可以在长江边游泳戏水，和江中往来的轮船互致问候。黄昏来临起程回家，在大宁河渡口，我们跟着船夫学会摇桨，无数次欣赏宁河晚渡、浮光跃金、两江交汇、清浊分明的美景。又或者同周边农村的孩子沿水泥厂、龙井、官家溪水库这一段山沟去搬螃蟹，沿路爬坡上坎、涉水跳岩，几多刺激、几多惊险。即使跟着我小弟弟农村保姆家的大哥大姐上山挖红薯、拔萝卜、打猪草、搬包谷，都是屁颠屁颠，其乐无穷。尤其是从每年三月开始到十月结束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要在长江、大宁河里游泳，没有大人带领，全是一帮孩子，大的带着小的，学狗刨、习蛙泳、扎猛子、打水仗，竟然人人练成浪里白条。那时的大宁河还经常有裸体的纤夫拉船而过，那是一种两头翘起叫做“神驳子”的木船，我们或是帮忙推舟、或是爬上船头跳水。夏天的时候，城里城外的人都爱下河洗澡解暑，地点主要有三个：城里的人集中在长江边的流头以及长江、大宁河交汇的礁石岩一带，而城东郊巫山中学、农场、丝厂的人则在大宁河的龚家槽一带。

那个时候，长江上也经常有在岷江、大渡河一带捆绑扎的硕大的木排，由拖轮牵引顺江而下，去往武汉、上海等地。遇上长江涨大水，水势湍急

过不了巫峡，便泊在大宁河的中间，短则三五天，长则月余。木排上搭建的小木屋便是排工们的栖身之处，他们除了偶尔划着鱼划子进城买些日常用品，大多数时间都在木排上度过。我们因为天天下河洗澡，游到木排上玩，一来二去便和排工们混的熟了，他们请我们吃东西、讲些放排的见闻，对我们这群生活在大山里的半大孩子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总是要到河面上弥漫起薄薄的雾来，暮色开始笼罩峡谷，夜渔的船咿咿呀呀的从木排边掠过，向大宁河的深处驶去，我们才告别龙门摆摆得意犹未尽的排工，扑通扑通跳进河里，陆续游回岸边，伴着渐渐升起的月亮，有说有笑地走上回家的路……即使在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只要有总会总在暑期回到故乡去体验这些江边的快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溯江而上，求学异乡，之后辗转北国，从此长别故乡。如果不是三峡工程，我想我的这些关于故乡记忆和快乐是延续的，是一直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然而三峡工程截断巫山云雨，我的故园始为泽国。所有过去的岁月全部已被撕裂斩断，这种人为的破坏对于传承而言更甚于自然灾害，如果是自然灾害，你还可以寻找遗址，捡回那些漂零的记忆，一如沉没的大西洲；而现在的三峡库区，所有被淹没的城市都已经在蓄水前被炸毁而彻底消失，那里的水面下永远只有一片寂死的乱石。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山的历史就这样被生生的割断，现在那座新兴的、现代的、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还算得上我的故乡吗？不！我的故乡只有在梦里……



宁河峡韵